

巫 术

第一章 巫术疗法

第一节 魔咒师和术士

拉蒂默主教在 1552 年说：“我们之中有大量的人在遇到麻烦或者生病和丢失东西后，会东奔西跑地从我们称之为贤人的巫士或邪术士那里寻求帮助和慰藉。”一百多年后，清教牧师安东尼·伯吉斯使用了几乎同样的措辞：“如果人们丢失了东西和患有病痛，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去拜访贤人。”其它许多考察者也证实了其同时代人被使用巫术方法的行医者——乡村巫师或‘贤人’（该词相当于东方的‘三贤人’中的‘贤人’）——所深深吸引。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这些大众巫术师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术士”、“女贤人”、“魔咒师”、“赐福者”、“奇术家”、“巫师”、“妖巫”他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服务从治愈疾病和寻找失物直到算命看相与预言占卜。本章将只谈及他们

的医疗活动，这些活动通常仅仅组成了品种繁多的节目系统中的一个分支。

我们已经看到，正统的医疗服务是如此的不充分，以致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有大量的人依赖于传统的民间医药。这基本上是一种常识性疗法的混合物，它是在护理和接生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再与有关矿、植物医疗性能的祖传学问结合起来。但是它包括了某些仪式性医疗形式，伴随药物的是祈祷、符咒，这也几乎成了唯一的治疗方法。有时候，病人或其家属中的一个成员会自己施行这类巫术疗法，但是这更经常地是术士的事情，患者求助于他，并通常会付以某种形式的报酬。有时，有的术士专门治疗某些疾病；但另一些人则声称能医治百病。

这类巫术疗法大多反映了对中世纪教会医疗能力的古老信仰。一个典型的从业者是玛格丽特·亨特，她于1528年向伦敦的代理主教描述了她的方法。首先，她确定病人的名字，然后跪下来祈求三位一体帮助病人脱离邪恶的敌人，恢复健康。她吩咐病人们连续9夜诵念5遍主祷文、5遍圣母祈祷文以及1遍使徒信条，接着念3遍以上主祷文、3遍圣母祈祷文以及3遍使徒信条以礼拜圣灵。在就寝时重复1遍主祷文、1遍圣母祈祷文和1遍使徒信条，以礼拜圣伊夫，把他们从一切忌妒中拯救出来。对于疟疾，她开出的处方是各式各样的药草。而对于溃疡，则也推荐药草，只不过附加一点热水和祈祷。她的处方是从一个威尔士妇女埃尔姆特大妈那里学来的。

用拉丁文念诵的天主教祈祷辞长期以来一直是巫术

治病法中的公共成分。1557年，梅德斯通一个声称已年过百岁的名叫考台尔的人承认，他只用这样的祈祷治疗病人，并且能治愈任何病患。他的处方很简单，即念诵 5 遍主祷文、5 遍圣母祈祷文和 1 遍使徒信条 以礼拜圣灵和圣母。1590年吉斯莱的亨利·马修曾在约克郡的大主教面前坦白 说自己在 16 年前曾洗过一个妇女的肿痛的眼睛，然后念了 3 遍主祷文和 1 遍使徒信条。但是他现在已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他曾被人看成是一个魔咒师。那些被指控为使用符咒或巫术的人通常都愤愤不平地声称自己丝毫没有使用巫术，而只是用祈祷帮助人们。例如，1607年约克郡奥斯顿的伊莎贝拉·贝克特告诉当地的教区牧师说，他的病牛被上帝和他的祈祷治好了。

这类祈祷辞往往不象宗教语言表述的劝告性套语那样有许多恳求之语，这可以在古德威夫·维齐的例子中看到。她是治疗金钱癣、湿疹和痛的专家，1604年 她曾被推荐为罗伯特·塞西尔治疗。她的方法是念 3 遍“我以上帝的名义开始，以上帝的名义结束。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令你这湿疮 或痛 从这里滚开”此后 她就在患处涂上一二点蜂蜜和胡椒。归因于这类祈祷的非意识功效是：有时候甚至用不着大声念诵，而只要把它写在一二张纸上，挂在病人的脖子上就行了。例如，吉斯莱的詹姆斯·赛克斯在 1590 年承认他曾把祈祷辞写在纸上，并挂在马鬃上而医治马匹。

贤人们所使用的其它一些符咒的来历更为驳杂。它们是走了样的基督教祈祷文，或者仅仅是半宗教诗句的简易明快的片断，描述了想象中的基督或圣徒生活的情

节。它们反映了神话事件是超自然威力的永恒源泉的古代信仰。下面是一段记叙式的符咒，18世纪早期作为止血疗法使用于霍克斯黑德：

有个人生在犹地阿的伯利恒，他的名字叫基督。
孩子在约旦河的洪水中受洗；他温顺又善良，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我要求这 人或动物的 血象水一样保留在他们的躯体中。

治疗烫伤的符咒如下，它来自 17 世纪中叶的德文郡：

两个天使来自西方，
一个带来火；一个带来霜。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祈求，
脱离火 进入霜！

医治牙痛的咒语则更为简单，这是占星家威廉·利记录下来的。病人必须在纸上把下述短诗写 3 遍。

耶稣基督发慈悲，
请把牙痛驱赶开。

他然后大声诵念此咒，再焚化该纸符。

有时候使用希伯来语的神性词汇，诸如 **Sabaoth**（万民）、**Adonay**（上帝）或者 **Yhvh**（四字母符号）它们原

是反映对于神圣名字之魔力的信仰 但是至 16 世纪 它们对于巫师来说就象对于其主顾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同时代人注意到奇术家们使用了混合语的名字，诸如 Ravarone、Hur、Asmobias、Mebarke、Geballa；它们既非英语、叙利亚语，也非其它任何语言。例如，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一个巫师有一种医治牙痛的详尽疗法：

首先 他必须知道你的名字、年龄 并将它们记在一张小纸片上。纸片上写着这样的拉丁文辞句：“功效就在言辞中 就在宝剑中 功效正在起作用。”而在下方则写上大写字母：AAB ILLA, HYRS GIBELLA。他所咒誓的是纯粹迦勒底语，以及进入血液导致感冒 随后引起牙痛的三个精灵的名字。这张纸同样地必须焚化掉，这样施行三次后就能驱走精灵，净化血液和缓解病痛。

还有一种处方则反映了对于古代有魔力的小方格纵横字谜和藏头诗的追忆，例如医治疟疾的处方是：

写下这些词：Arataly、Rataly、Ataly、taly、aly、ly 并把它它们缚在病人的臂上 历时 9 天 每天念 3 遍主祷文，以参拜圣彼得和圣保罗，然后取下符纸焚化掉 疾病就会痊愈。

数以百计的这类符咒留传下来，保存在其同时代人的笔记中，或者在宗教法庭对这些使用者的诉讼过程中

被揭露出来。有些符咒是众所周知的，如所谓的“洁白主祷文”这是残留在儿童祈祷中的一段变文：“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保佑我睡的床铺永平安”其它一些符咒则是严格保密的。符咒用于妇女分娩、狂犬、病马以及一切可以想象的病痛，犹如当时一个人描写的那样，它们用于“蛇啮、鼻衄、瘟气、炎症、火灼、水烫、疟疾、牙痛、痉挛、刺痛、扎伤、狂怒、心痛、肿瘤、胃灼热、头晕等等”。还有一些符咒则在仪式性地采集药草时使用。马鞭草被认为具有特殊的保护性能，所以采集它时就得祈福：

马鞭草啊你是神圣的 你生长在这里 你的首先
被发现是在耶稣的受难之地。

你治愈了我们的教世主耶稣基督，制止了他伤
口的血；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我把你从土中拔
起。

许多古典的和早期基督教的符咒到了 16、17 世纪已蜕变成这类模糊不清和缺乏意义的套语了，而要追溯这些套语的来历则需要渊博的知识。有些套语充分证实了古典的影响残存在整个黑暗时代。另一些则揭示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到都铎时代的直接继承关系。许多符咒几乎即是欧洲大陆上所使用的巫术套语。但是，到了这一时期，它们的最初含义已非使用者所知了。由于在脖子上佩戴这些符咒的人们往往是文盲，所以套语的不可知性也有助于其威力的增加

然而，作为这些符咒的基础的某些假设是可以探知的。有些观念认为，疾病存在于躯体之外，需要用咒语把它驱除走。人们还相信，宗教语言拥有神秘的威力，能用于各种实用的目的。有些符咒不管施行者的道德价值如何，都同样有效；有些则取决于医治者的特殊品性。兰开郡的魔咒师托马斯·霍普在 1638 年解释道，他是因为童年时代与叔叔一起游览罗马，用专门的水冲洗后才拥有这种威力的。

这种原始疗法总共有三个要素出现在这一时代或那一时代：咒语、药物和施行者的特殊条件。但是并无前后一贯的理论作为主顾求教术士的基础。病人确实经常对于所使用的套语一无所知，这就象大量现代药物的详情一样，被认为是十分秘密的，从而不能让外行得知。格洛斯特郡巴恩士列的教区委员们在 1563 年报告说：

我们教区有个艾丽丝·普拉布里，她的做法使自己被怀疑为妖巫，她不仅为基督教徒们治疗莫明其妙发生的疾病，也治疗马匹和其它一切牲畜的病。她利用符咒治病，但是她不让任何人得知她念些什么。

在玛丽·都铎在位期间，另一个魔咒师伊丽莎白·佩奇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按照请她治过病孩的萨默塞特大妈说，佩奇观看着躺在摇篮里的患儿……跪在摇篮旁，在孩子额上划十字，并了解他的名字……她对患儿说了一些话；至于她说了些什么，则这位证人无法辨清。

然后，她站起来，吩咐证人尽管放心，她的患儿就会康复的。两天后，这个婴儿就痊愈了。这种秘密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许多同时代的符咒书保存了下来，但是它们从未被印刷和出版过，除非有些人想把它们作为骗术和魔术揭露出来，才会出版它们。病人深信不疑地把规定的符咒佩戴在身上。1623年，费尔方的约翰·沃尔特为一个邻居拜访了苏塞克斯郡松普廷的魔咒师索登，索登给了他一瓶水让病人服用，还有一张画有十字和字母的纸，让病人佩戴。这种做法就象现代医生开的处方一样。

犹如现代的药物一样，当时使用的处方往往因其极大的戏剧性效果而受到人们的信赖。例如，1617年在萨默西特郡贝德敏斯特地区开业的埃德蒙·兰登把一张纸片给他的病人，让他佩着护身，他说这张护身符威力十分巨大，“如果它挂在鸡脖子上，那么就没有人能杀死这只鸡”。这类处方往往用于动物。1601年，剑桥郡的奥利弗·登被控施行邪术：

在一片面包上写下一些词句，然后把它给被狂犬咬了的狗吃，这样就会防止它们成为疯狗……一个名叫沃尔特·沃德约人有一些猪被疯狗咬了，登就拿了些苹果切成两半并在半片苹果上写上一些字母然后给猪吃他说这样就可以使猪免于发狂或……死亡。

用写在纸上的符咒喂疯狗或被疯狗咬过的动物乃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巫师简直就是一个“ 赐福者 ” 或“ 魔咒师 ” 他们对着身体的患处嘟哝几句 或者在纸上写下治疗套语。当牛津郡阿德布里的女贤人伊丽莎白 · 克拉克洛在 1546 年被一个名叫吉本斯的人（ 他的胳膊脱了臼 ） 求教时，她就要她丈夫 “ 对着吉本斯的手臂滔滔不绝地布道，然后她就在手臂的各处划十字，并吩咐丈夫念 1 遍 ‘ 上帝保佑不要这样，’ 她享有很高声誉 曾 ‘ 奔赴各地治疗病人 ’”。这样的医治者认为疗效全在于对适当套语的正确念诵。但是也可以使用少量的技术辅助手段。例如，1604 年 诺森伯兰郡的凯瑟琳 · 汤姆森和安妮 · 内维尔森就是以 “ 病人及其财物的普通魔咒师 ” 的面目出现的；她们的方法是把一只白鸭的嘴塞进病人的口中，然后咕噜几遍咒语。另一个来自东北的女贤人安 · 格林在 1654 年承认用符咒医治心痛：用一根袜带对着病人的耳朵划十字，并且念 9 遍 ‘ 愿上帝救助 ’。她也医治头部的伤痛：拿一绺病人的头发与他的尿一起煮烧，然后把这混合物丢进火里。

巫术诊断的一个更为普通的方法是检查患者衣饰上的某样物件，最好是他的腰带，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腰带尺寸的变化会共感地反映出佩戴者的健康状况。 1566 年 剑桥郡的伊丽莎白 · 莫特洛克描述了这一程序。她开始时是念：

5 遍主祷文以礼拜主的 5 个伤口，5 遍圣母祈祷文以礼拜圣母玛利亚的 5 种欢乐，1 遍使徒信条以礼拜神圣的圣父、圣子、圣灵……和圣徒，用俚俗语言

诵念。在这以后，她就用她的从肘到拇指的距离来测量病人或被作祟者的腰带，祈求上帝大发慈悲，让她得知病人是否被妖仙作祟。如果是的，那么腰带就会缩短，她的腕尺会比正常情况下超出腰带更多。

她声称用这种方法已治愈了几个被“妖仙”作祟的儿童。这种方法是高度传统性的，下列事实即显示了这一点：她的叙述几乎完全重复了一百多年前（1438年）萨默西特郡艾格尼丝·汉考克所承认的话。她也是通过查验病人的腰带或鞋子而专门治疗被“妖仙”骚扰的儿童。

这种腰带检测法是广泛流传于欧洲各地的一种古老做法。它假想如果邪恶精灵“妖仙”在作祟，那么就会在测量长度的不断变化上反映出来。这种方法在16世纪末还在使用。剑桥郡杜林甘的马蒂尔达·阿林在1592年被控“用好几个病人的手帕、头带、腰带和紧身衫来验测病猪，而这样做就涉嫌使用了邪术和妖术”。两年后，据说约克郡希克尔顿的托马斯·博尔顿的妻子曾“制作了一条关于某件事情的腰带，并告诉一个人说，她那时不会死”。（在此情况下，约克宗教法庭的大主教“怀疑此人是否是个魔咒师”。）还有另一种巫术治疗法也建立在腰带的共感品性的基础上，这由明黑德的琼·萨金特揭示出来。她在1532年承认，当她的孩子生病时，她曾接受一个游方的乞丐的劝告，“把孩子的腰带切成五段，然后去教堂念诵5遍主祷文和5遍圣母祈祷文，再回去把这些腰带分段藏在五个不同的地方”。

其它的方法包括焚烧或活埋一只动物，以帮助患者

康复，将患者浸在南流的河水中，拖着患者穿越树林或灌木丛，以及用一根特殊的棍棒触碰患者。1523年 莱斯特郡萨普科特的约翰·桑顿声称曾用‘摩西棍’医治动物达30年之久。其它的巫师则劝其主顾在教堂墓地挖坑，在尿里煮鸡蛋，以及把棍棒、盐和药草系在母牛的尾巴上。

在肯特郡 艾丽丝·鲍尔曼使用红苕麻、蓝布和某些词句。诺森伯兰郡的玛格丽特·斯托撒德则用自己的嘴唇凑到病孩的嘴上唧唧吮吸，以至患儿的母亲以为她要把孩子的心都吸出来了，从而惊恐之极。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张巫术疗法的清单。但是，最初产生这些法术的原始象征的含义则基本上不再为人所知了。在16世纪，这些做法反映了一个一致的宇宙论或分类系统，它们是由许多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碎片组合而成的。

术士医疗业务的最大特点恐怕就在于它轻易地把病痛归咎为超自然的原因，说病人是被邪恶精灵、幽灵或“妖仙”作祟，或者被蛊惑。它在该领域的权威使之具有极大的声望。例如，16世纪中叶梅德斯通的居民一旦怀疑自己遭受蛊惑后，就一定会去请教住在勃塞斯腾的一个巫师凯特雷尔，他专门从事这类事情。1576年 埃塞克斯郡合恩丘奇的詹姆士·霍普金认为，他主人的牲畜遭了蛊惑，便自然地求助于术妇珀索大妈。1598年 约克郡的威廉·泰勒被控向两个术妇即孀妇黑格和孀妇卡尔了解医治其疾病的办法；她们确定他受到了蛊惑。在该地区还有其他许多术士专门从事这类业务。

巫师旨在诊断妖术的方法多种多样。他可以使用类似于世俗大众的方法，诸如在患者的尿里煮蛋，或者焚烧

一片涉嫌妖巫的屋子顶盖，看看这是否会使妖巫赶到现场。他或者可以借助于镜子、水晶球、筛子和剪刀、听差精灵，或者其它占卜方法。1555年 琼·泰里——她很快被汤顿的邻居认定为妖巫——被要求解释她的行为，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妖仙告诉了她。1594年，约克的卡思伯特·威廉森声称他拥有一种超感官知觉，可以因此分辨出一位主顾是否遭受了蛊惑，如果是的，那么他的眼睛里就会流出眼泪。还有些巫师说，如果患者不能从巫师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映象，或者如果他不会念祈祷辞，那么就是受到了蛊惑。

在宣布患者遭受蛊惑后，术士就采取形形色色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些疗法反映了这样的观念：只要适当地使用基督教的资源就足以对付黑暗势力。1622年 伦敦的江湖医生罗伯特·布克说一个患者遭受了蛊惑，他给病人涂了油并念了一段咒语：“三个恶者咬了他心脏、舌头和眼睛；三个善者将帮他：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是标准的套语，至今还留下了许多实用例子。它暗示了三种假想的巫蛊之源：暗藏的恶毒心脉（心脏）、刻薄的语言（舌头）和眼睛的诱惑（眼睛）。它还强调了宗教力量足以对付它们。这不是正统的新教观点，当它见于术士之中时，它与天主教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例如，16世纪90年代初诺丁汉郡的琼·贝蒂森经常用背诵15遍主祷文、15遍圣母祈祷文和3遍使徒信条——这是她从祖父处学来的秘方——来治愈受到蛊惑的牲畜。诺丁汉郡另一个名为格罗夫斯的巫师在17世纪初常向他的主顾兜售圣约翰的福音书以预防妖术。妖仙的心腹朋友琼·泰里在

采集给受蛊者的药草时伴有 5 遍主祷文、5 遍圣母祈祷文以及 1 遍使徒信条。卡马森郡的玛格丽特·戴维用“来自耶路撒冷”的水和土来发挥其治疗效果。

然而，有时候巫师的所作所为与宗教信仰毫无明显关系。1555 年萨默西特的伊丽莎白·佩奇所使用的戏剧性程序便证明了这一点。伊丽莎白·赖特曾请她医治自己患病的女儿，但是这位女贤人第一次来，看了这个女孩后就不作一声地走了。几天后，焦急的母亲又去问她，如果孩子受了蛊惑，她是否能帮助治一治；她回答说“好的”，并说明了治疗病孩的方法：

在患儿被治愈之前，她必须使自己象她一样地生病（当时孩子已濒于死亡）但是此事必须在半夜其丈夫酣然入睡之前进行。那时她将尽力起来用其方法帮助孩子，希望母亲在那晚把患儿放在她床上，那么在半夜左右孩子就会康复了。事情都按她所说的进行了。半夜一点钟后，整夜昏睡在母亲身旁的孩子康复了，并吃了东西。……此后，只要伊丽莎白·佩奇看见这个孩子，她就会当着众人之面公开地说：“这是我的孩子 因为要是没有我的话 她就死了。”

这事的整个过程证明了人们心目中还残存着这样的概念：疾病是外来的成分，只要采用适当的程序，它就会从一个载体转移到另一个载体。这种想法也是兰开郡魔咒师亨利·巴吉利的做法的基础 他在 1634 年承认他使

用‘一个荷兰人’教给他父亲的疗法，并说“在他祷告的整个期间，他总是突然地遭受灾疾，而且所遭灾疾的形式与他为之消灾的人或动物的灾疾一样”。

与巫术治病密切相关的是旨在使妇女安全分娩的种种措施。中世纪教会常常鼓励人们在产妇难产时祷告圣母玛利亚或者使用神化物，这种做法在宗教改革时期还保存着。但是另有一些法术则不包括任何基督教的祈祷。使用腰带和量器缓解分娩痛苦，打开箱柜和门户，以及念诵符咒和祈祷辞是乡村接生婆的方法的普遍特色。与这些做法一起的信条是：婴孩的寿命可通过检验胎胞而预卜出来，或者，将孩子出生时胎膜包在头上，则会带来好运气。甚至在 17 世纪中叶，一个乡下绅士还把他的胎膜视为至宝而珍藏起来，并传给子孙。

还有些巫术征兆旨在控制怀孕或决定孩子的性别。1613 年邪术士玛丽·伍兹承认她曾给埃塞克斯的伯爵夫人大量药粉挂在脖子上，以期怀孕。不太普遍的做法是 1533 年汉普郡新阿雷斯福德的伊迪丝·胡克所声称的，她说她能够使一个妇女“无男性精液 (*Sine virili semine*)”而怀孕；一个证人说她“给妇女吃药而使之生育，这药是用马的卵制成的”。这可能是企图创造侏儒的炼金术方式的民间翻版，反映了炼金术士想不用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说的“平庸粗俗的性交方式”而繁衍后代的愿望。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自牛津郡的南利，教会执事向约翰·菲普斯及其妻子推荐一个办法：在他们的床侧设置一只摇篮，并要“仿佛其中真有个孩子”那样地对待它。这被同时代的作者看成是偶像崇拜的事例，但是这更可能是通过模

仿而产生预期效果的共感巫术的例子，因为这对夫妇想要个孩子。然而，预防怀孕的符咒则相对稀少，表明了作为生育控制的手段，它们不及众所周知的中止交媾的方法以及促使堕胎的许多药物那样流行于大众之中。

至于预先确定婴儿的性别，则继承了古典医学的种种惯例，它包括睡在床的正确一侧以怀有所期望的孩子。它们广泛地散见于诸如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名作》（1684年，并经常再版）这样的手册中，但是很难找到严肃采用它们的证据。巫师有时被要求预言尚未诞生的孩子的性别，他们就利用常规的占卜方法进行预测，其中一些方法明显是受古典影响。然而，有些孕妇得到了 17 世纪后期辉格党政治家古德温·沃顿的情妇帕里什夫人的鉴别，她的巫术水平很高，以致于妇女一旦有孕，她就立刻可以知道，并且每次都能肯定地辨别出婴儿的性别。当然，她是骗子，但是她的情夫却认真地看待她所说的话。

在整个领域中，自然疗法和超自然或象征性疗法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线。在我们看来，似乎 17 世纪的许多巫术处方在当时实际上是以关于天然物质物理性能的假想为基础的。当克里斯托弗·哈顿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一只戒指以预防瘟疫，或者当伊莱亚斯·阿什莫尔佩戴 3 只蜘蛛以抵御疟疾时，他们并不是在依靠巫术而是在使用完全物质性的治疗形式。在这一时期，没有学会不注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依赖于这类事物。1633年，纽卡斯尔的伯爵夫人被请求佩戴发声鹰石以减轻产前的阵痛；皇家学会会员塞缪尔·佩皮斯把野兔腿挂在脖子上以医治疝痛；杰出的非国教徒约翰·阿林对死尸头骨上